



NO.05/20 —— 經濟學系

陳虹如 教授

導師是協助者 不是權威者

撰文／李宇晨 攝影／許哲瑋

二十七歲博士班甫畢業、旋即接下導師任務的陳虹如，坦言一開始跟學生的相處比較拘謹、呆板，交流也僅止於課業上的討論，很難讓學生敞開心胸告訴她，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。

「我剛畢業時，很嚮往老師在臺上很有威嚴的樣子，希望早一點脫離像學生的模樣，我想當一位很知性的老師。」陳老師笑著談起初任導師時的生澀。

心轉柔軟 跳脫師生關係的框架

陳老師從過去很希望成為一名威權的老師，到現在可以泰然面對與學生的相處，是因為她認為，這世上沒有絕對正確的事。起初，她以為師生間的相處模式，應該要有所分際，但當她看到許多經濟系的資深老師和學生的互動氛圍十分輕鬆自然，她也開始反思，或許所謂絕對的「師生模式」並不存在。

根據陳老師這幾年擔任導師的經驗，對於大一學生，她著重於關心他們大學生活的適應和課業輔導；大二學生則關心他們必修課和社團活動的安排；此外，大二後會有轉系或是轉學的導生，則留意他們生活和課業上是否適應；等到大三，關心他們選修課的安排，和提醒他們要及早做好未來的職涯規劃；大四則關心他們畢業後的出路。



陳老師坦言，在剛畢業時嚮往當一名有威嚴的老師。



陳老師與學生們課後合影，因老師相貌年輕，時常被當作學生。（陳虹如提供）

部分導生到大二後，要爭取進入業界實習的機會，陳老師總樂於為他們撰寫推薦信；也有其他導生到大三後，考慮出國交換或畢業後出國唸書，她同樣鼓勵導生若有這方面的問題或需要，可隨時找她幫忙。而陳老師曾遇數名導生是體保生，在課業上她會視狀況給予提點。

每一屆的導生中也會有幾名僑生，陳老師認為，僑生遇到的困難都藏在細微處。例如：僑生的高中學習教材可能不一樣，類似的個案也不少，像她的一名論文指導學生就是馬來西亞籍。過去他們在母國用英文授課，但是來到臺灣卻是用中文上課；而對名詞意義的不理解，會進而阻礙他們上課的進行。這時候陳老師就要特別留意這些癥結點。除了課業銜接問題外，陳老師會多加關注他們在生活飲食和住宿上是否適應，以及和室友乃至臺灣學生團體的相處狀況是否融洽。

讓學生站上舞臺 導師退居幕後協助者

「我或許沒有辦法跟學生說什麼是絕對善、絕對惡，但我很願意跟他一起討論什麼是最適合他的。」在陳老師看來，導師就是個協助者的角色，而不是權威者。她不會要求學生遵循她的預設方向前進。陳老師說：「我不能像哆啦A夢一樣給



陳老師認為，上了大學後，學生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。

陳老師的導生曾向她反映，大學導師跟高中老師的差異性很大，剛進來時有些衝擊，覺得導師好像是放牛吃草；對此，她深不以為然。「你們已經念到大學了，已經滿十八歲了，以後很多事情要自己負責，我不是你們的高中導師，我不會告訴你們一定要怎麼做、或是你要修哪一位老師的課，你需要自己去蒐集資訊。」這段話是陳老師每年對大一新生所說的話。陳老師強調，大學生就是要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，「你已經長大了，我們握手，從今以後，導師已經不像你們媽媽這個角色了。」

主修經濟的陳老師，所相信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，她不會硬性規定學生的必修課，應該要選擇哪一位老師。「一門必修課，若是由五個不同的老師開課，我不會限制你要選哪位老師。但我會跟你們聊聊自己適合哪位老師。每一位學生的性格都不一樣，對於選擇老師的偏好也不同。他們會來詢問我自己適合什麼樣的老師。好比說有些同學認為自己進了臺大經濟系，那就應該要選一名嚴格的老師。」陳老師說。

盼學生獨立導師不是母親的分身

關於這點，陳老師的導生、也是她的指導學生吳頡愷相當認同，他表示，陳老師會先了解個別學生的需求、個性，再給予適切的指導方式。「我未來打算走學術，老師在指導論文時，就會以發表為目標要求我，並積極幫我找相關的資源，但若學生的目標是就業，老師就會著重不一樣的方向，而非用統一的方式指導所有學生。」吳頡愷說。

陳老師提到有一名導生時常缺課，她原先非常擔憂，也積極想要了解這名導生的去向。但後來得知這名導生放棄臺大學籍、回到自己的家鄉就讀當地大學，她也深感欣慰。陳老師認為，或許對這名導生而言，臺大並不是最適合他的選擇。「或許我一開始覺得是正確的事，有朝一日會變成是錯誤的；而我原先覺得是錯誤的，說不定，哪天又變成正確的。或許從另一面看會有不同結果。」陳老師一直是抱著這樣樂觀且開放的態度，尊重不同學生做出的判斷和選擇。

你一條路，你走錯了，我可以再幫你 reset 回來，A 走錯再走 B，我沒辦法判別怎樣對你是最好的，但我可以聽完你所有敘述以後，跟你一起討論。」



陳老師認為，應該抱持樂觀開放的態度，尊重不同學生做出的判斷和選擇。

儘管如此，陳老師對導生還是會有兩個基本要求：第一個就是，好不容易考進臺大，不要被二一出去。第二個要求則是，希望學生能夠妥善處理人際關係，不論是跟家人或是男女朋友的關係，都不可輕易忽視。

不求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

談到當前許多師生面對的難題，陳老師觀察到，有些年長的人，會有倚老賣老的心態。她並不希望自己也流於權威式的老師思維；因此，她時時自我提醒，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套用在學生身上。陳老師說：「有時候常常會聽到一些長輩都會覺得自己當年很辛苦啊，現在的年輕人只想要小確幸、只想出國等等，但我自己很清楚不同世代的學生會有不同的問題，不能這樣比較。」

「當他們找你談的時候，要讓他們知道，他們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幫助，而不是一些教訓。」陳老師有感而發地說，若是一味的訓話，反倒會讓學生打消再次尋求協助的念頭，她還是希望帶給學生既是良師、也是益友的感受；藉由與他們談話，逐步引導他們明白自己需要什麼、想要什麼，並從自身經驗給出中肯的建議。

讓學生願意敞開心房

對於新進的導師，陳老師建議可以用一種輕鬆、自在的方式，讓學生知道導師是關心他們的。她說：「這是我一路以來當導師的心得，大一的學生，不輕易對我吐露心聲。即便他們離鄉背井，但當你問他們狀況時，他們還是會說『我很好』。但從自身的經驗，知道大一剛進來，都很迷惘，會很希望導師可以給予幫助。」因此，陳老師認為，找到最適合的方式跟學生相處，是勝任導師工作的不二法門。

陪伴關心 建立信任感

陳老師回憶起兩名令她印象深刻的導生狀況。其中一名導生兩次導生宴皆缺席，即便後來遇到他，他也表示一切正常；但陳老師可以從他的態度或和同學的互動，依稀察覺出他比較畏縮。果不其然，學校捎來通知說他首度被二一。因此，陳老師決定找來這名導生共同檢討課表。

而另一名導生則出現在某一學期、陳老師開設的大二必修課「總體經濟學」；那時候，陳老師當掉了這名導生。該導生向來是認真優秀的學生，而且這堂課是他第一門被當的科目，他在辦公室得知結果後，非常不能接受，開始哭泣了約半小時；隨後陳老師離開辦公室去開會，不料回來時該導生還在研究大樓門口哭泣；陳老師便請他到教職員休息室，陪他將情緒宣洩完，才讓他離開。

隔年同一門課開課前，陳老師發現選課學生名單上又有該導生的名字。於是，陳老師主動約談他，並告知他，因為他之前的學習效果不好，



許多學生畢業後依然惦記著老師，時常寫卡片問候。



關於 陳虹如

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系博士、經濟學系碩士、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學士。曾任臺大經濟學系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經濟論文叢刊編輯、主編，現為臺大經濟學系教授。

曾獲九十五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，以及九十三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九、一〇三學年度臺大優良教師獎、九十八學年度優良教師社科院院長獎。

後記

身為第一線和學生接觸的導師，陳老師希望能適時地幫助他們，或是轉介特殊情況的導生給適合的輔導單位，讓他們能平安順利走完在臺大的這幾年。陳老師盡量讓導生覺得可以像朋友般和她談天；遇到任何問題時，陳老師也會是他們背後重要的支持力量。

「虹如姐姐」，是我初見陳老師時，心頭冒出的第一個想法。陳老師不論是外表、還是談吐，都親切地像一名鄰家的大姐姐，令人不自覺想要親近、卸下心房跟她討論自己的想法。在訪問的過程中，老師不時也會關心我這名記者的進度與寫稿狀況，不難想像陳老師為什麼會獲選為本屆的優良導師。



並肩同行，陳老師希望成為學子們的後盾。

所以自己可能不是適合他的老師。況且同一門課有五個班級，他可以從中選擇適合他的老師，學習上會更加順利。但是這名導生卻堅持要選陳老師這一班。

整個學期，陳老師密切注意他的學習狀況；所幸學生也很爭氣，最後獲得極為優良的成績。事後導生聚會時，這名導生向陳老師吐露，他堅持選擇同一門課，是因為他不想被這件事擊倒，順利拿到好成績後，他才覺得了結這件事，可以往前走了。他也很感謝陳老師在這段時間的種種幫助，不僅給予他關心，甚至課後還不厭其煩地講解上課內容和習題。

同樣也是陳老師的導生，田梓妤也有相同的感受。她表示，平常只有在導生聚會遇到陳老師，「可是老師對我的事情都記得很清楚，比如大上一說在意健康，大二下的時候突然問起我的睡眠狀況等等，我自己都忘了，被問起當下受寵若驚。教授其實都有把我們放在心裡。」她說。